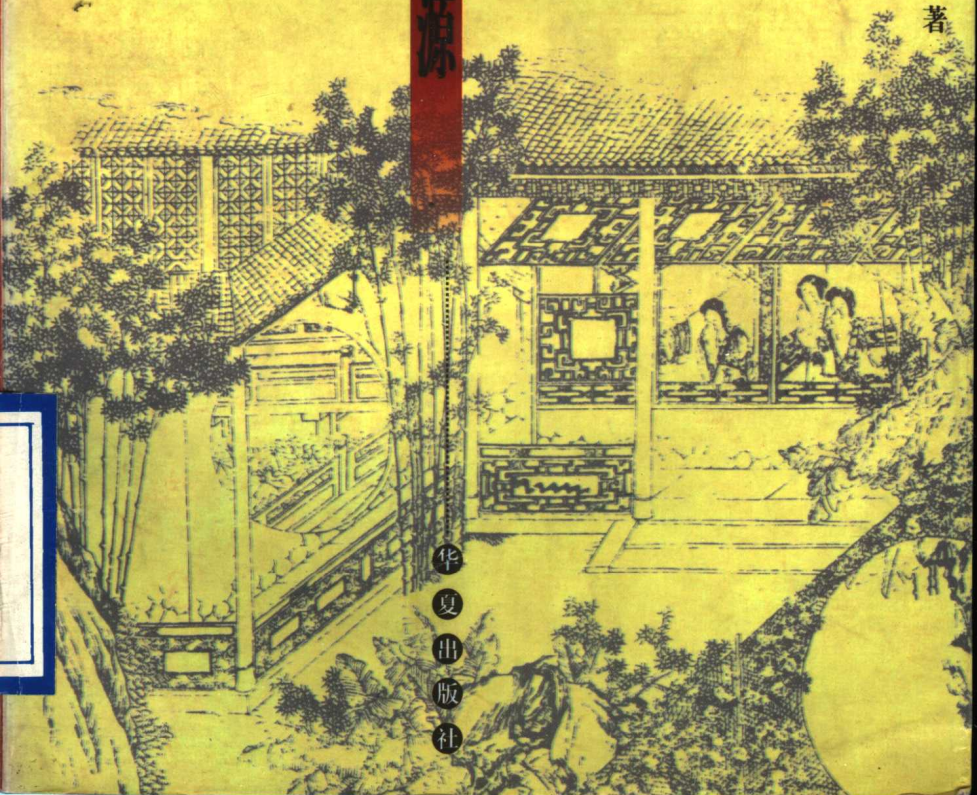


鲍延毅◎著

金瓶梅

语词溯源

华夏出版社



《金瓶梅》语词溯源

鲍延毅 著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瓶梅》语词溯源/鲍延毅著. -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6.4
ISBN 7-5080-0950-9

I. 金… II. 鲍… III. 《金瓶梅》- 词语- 文学研究- 中国
IV. I 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0285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房山区先锋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 开本 6.875 印张 152 千字 2 插页

1996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8.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序 言

鲍廷毅

号称“第一奇书”的《金瓶梅》有许多司芬克斯之谜，语言运用方面即是其一。这部被誉为我国古典小说中词汇最为丰富的巨著，“方言之驳杂，几及四海；俚谚之出口，达乎鄙遂”（魏子云先生语），真可谓异彩纷呈，美不胜收。

也正由于此，探讨起它的基础方言来自然也就众说纷纭了。有的说它是北方方言，有的说是山东方言（鲁迅、郑振铎等先生主此说），有的说是鲁南方言，也有的说是大河流域的蓝青官话，等等。

我同意有的学者的观点：总的说来，《金瓶梅》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写成的，同时也吸收了大量的山东方言及元、明戏曲、小说中的语汇等。

枣庄属北方方言区，地处鲁南，运河穿境而过，所辖峄城区（旧时峄县），又是兰陵旧地。《金瓶梅》的主要方言几乎都与这里的方言或多或少有些关系（有的学者提出的《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即明代峄县贾三近或其父贾梦龙的说法，其主要论据之一就是作品中使用了大量的峄县方言）。

对于《金瓶梅》一书的作者之谜，我个人没有深入进行研究过，但语言运用方面，十几年来却一直在不断地钻研、探索

着。呈献给读者诸君的这本小书，即是个人钻研、探索的初步收获，也是向大家所作的第一次汇报。

我等待着大家的批评、赐教。

另外，与这本小书有关的几个问题，想顺便给以说明：

这本小书，正如书名所显示的那样，着力点在对《金瓶梅》的某些语词，进行“溯源”，力求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揭示出其形态及意义等方面的发生、发展、变化的基本脉络，以给读者一个比较清晰和完整的认识。

在对《金瓶梅》作语词研究时，我所使用的版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金瓶梅词话》校点本。这是《金瓶梅》众多版本中较好的一种。本书中所出现的《金瓶梅》或《金》，都是此版本的简称。

在我对《金瓶梅》语词的研究中，我爱人苗淑慧曾给我很大的帮助。她是峰县人，对这一带的风习、方物及方言土语等颇为熟悉。遇有《金瓶梅》中这方面的问题，她常常举出现存于当地的“活资料”，供我作研究时的参照，并且帮我进行分析。助成之功不可没，故于此处并作说明。

在此书成稿及出版过程中，我曾得到不少同好及朋友的帮助。华夏出版社领导王智钧及刘斌先生，所给予的支持帮助，尤为及时和巨大。特别是当前出版业不甚景气、不少出版社一味追求经济效益的情况下，华夏出版社竟想方设法使此书获得出版，就更令人感动。在此，特向华夏出版社及给我以热情支持和帮助的领导和朋友致以衷心的感谢！

一九九五年十月

目 录

序 言.....	鲍延毅(1)
----------	--------

话说“毛病儿”.....	(1)
--------------	-----

先有桌,先有椅?	(2)
----------------	-----

从《红楼梦》的“香皂”说到	
---------------	--

《金瓶梅》的“糖肥皂”.....	(4)
------------------	-----

“艾窝窝”随想录.....	(7)
---------------	-----

“纸老虎”一词的源.....	(9)
----------------	-----

“荤笑话儿”与“荤菜”	(10)
-------------------	------

“叫猫”、“跑兔子”、“跳槽”及其他	(12)
--------------------------	------

历尽沧桑的“先生”	(13)
-----------------	------

拉刺·拉刺秧儿.....	(17)
--------------	------

“高桩馒头”与“高装肉包子”	(19)
----------------------	------

“插”与“镢”	(20)
---------------	------

“音随义转”无穷妙	(22)
猪八戒与歇后语	(24)
闲话“虫二”与“风月”	(25)
短了骂詈,成不的《金瓶梅》	
——“骂大会”琐议	(27)
称女人为“佛爷”与“爷”	(39)
“戒石”谈	(42)
《金瓶梅》中的糖	(44)
令人眼花缭乱的“死亡”用语	(48)
顶缸·晏公庙	(53)
“金镶玉”还是“荆山玉”?	(54)
“千里送鹅毛”的语源	(56)
“苦丁子咸”追踪记	(59)
筋——快(筷)	
——“很快的棍子”	(61)
“洋”圣诞·“土”圣诞	(64)
漫话火葬	(69)
这“白塔”不是那“白塔”	(72)
“径改”宜慎	
——“儿”字不应径意改	(75)
“感冒”是啥意思	(78)
“偏染的白儿不上色”臆说	(80)

鲁南乡谈里的“敢说”	(82)
镰(旋)的不圆砍的圆	(84)
说“倨称”	(87)
眼里火	(92)
此物自非天上有	
——“火浣布”杂谈	(94)
驴子何辜,竟成詈词	
——兼释“秃厮”、“瞎曳么”、“老粉嘴”	(97)
汉语若是少了这“东西”	(101)
“花枝招展”与“花枝招颺”	(104)
寄名:对鬼神的瞒骗术	(107)
好稀罕的“牛奶子”、“玉米面”	(111)
从“根芽”、“孩童”说到“人种”、“王八羔子”	(112)
“砍嘴”的“砍”字儿	(116)
舆论把他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关于虐杀女婴的刘湛	(118)
水银镜子与玻璃镜子	(121)
打“瓜子”不是“打瓜”子(籽)	(124)
“白米”·“书帕”·“总理遗教”	(127)
“家”大、“舍”小、“令”人家	(131)
关于“迷魂汤”的质疑	(134)
“皮脸”本义考	(137)

“鬼推磨”的出处·····	(139)
长拌儿·顿饭时·四个牙儿·····	(142)
“资雄当世”三“大款” ——邓通、王十万与沈万三·····	(145)
《金瓶梅》中的藏词·····	(148)
写真·传神·揭白·留影·····	(151)
三说三解：关王卖豆腐·····	(154)
“骗”字谈片·····	(158)
鹤鹑“好斗”说·····	(160)
李外传(zhuàn)与邓析·····	(164)
“腰脓”与“鳖”·····	(167)
是谁造了“搞”、“烤”二字·····	(170)
人称代词的“错位”用法 ——《金瓶梅》“易代”辞格说略·····	(174)
“逆序结构”词为何这样多 ——从“油酱”、“淡扯”、“见看”谈起·····	(180)
一字之奇，千古瞩目 ——“脸打绿了”的“绿”·····	(186)
“悬羊头卖狗肉”与“悬牛头卖马脯”·····	(192)
驴粪球儿与脸面·····	(195)
“流沿儿”的表现力·····	(196)
“美食”与“美名”·····	(198)

“熟”词儿里也有“拦路虎”	(200)
冰盆·冰湃梅汤·冰湃鲋鱼	(201)
“妳”不是“你”，“他”偏是“她”	(204)
古代妇女屈辱的标记：戒指与守宫	(205)
“羊酒不均，驷马奔镇”的出处及本事	(207)
东坡椅、东坡巾与东坡肉	(209)

话说“毛病儿”

在现代汉语的书面语或口语中，“毛病儿”虽说是个贬义词，但无论用在谁的身上，恐怕也都不会介意的。像“他的心脏有点毛病儿”；“老张啥都好，就是有个爱虚荣的毛病儿”；“当面不说，背后又叽咕，这毛病儿你什么时候能改掉”，等等。因为“毛病儿”施于人身，不过是指“无关大局”的疾病、缺点或失误。即便是施于自身，也不会有损于个人的尊严、形象或威信。相反地，像“我这个人呀，是大错误不犯，小毛病儿不断”之类的“夫子自道”，还往往会给人几分坦诚、谦逊的感觉呢。

可是，谁又曾想到，此词的本义，最初只是指马的旋毛长得有缺陷呢！——“马旋毛者，善旋五，恶旋十四，所谓毛病，最为害者也。”（明·徐咸《相马经》）。马身上的旋毛，出现了“恶相”（“毛病”），也就意味着此马有明显的缺陷，因而，也就难以入骐驎之列了。

俗谚云：“马无毛病成了龙。”可见无“毛病”的骐驎绝少，一般的马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方面或那方面的“毛病”。既然“毛病”众马皆有，故尔这“最为害者也”的缺陷，便渐被人们看得淡然，而且其义也渐渐地扩大，成为一个泛指马的一般缺点或一般缺陷的词了。《金瓶梅》三八回有一个“毛病”的用例。一日，西门庆同夏提刑从衙门骑马回来，他先把自己这马的“来头”和“好处”向夏提刑夸说了一番：“这马是昨日东京翟云峰亲家送来的，是西夏刘参将送他的。口里才四个牙儿。脚程紧慢多有他的。”然后才说道：“只是有些毛病儿，快护槽趺蹬。”所谓“快护槽趺蹬”，是说此马好霸拦槽头，不让同槽的马

吃草，乱踢它们。这种“表现”，当然不好，不过，要同西门庆所夸赞的它的长处来比，就只能是一个一般的缺点。“毛病儿”在这里既非专指“旋毛”方面，而且其贬义色彩也变得轻微多了。

“毛病”的词义进一步扩大，又被用之于人或其它事物，或指人身上的疾病、缺点、错误，或谓器物的缺损、故障。如：“这兄弟诸般都好，自吃了有这些毛病，见了妇人女色，眼里火就爱”（《金瓶梅》八四回）；“身上的五官四肢没有一件不带些毛病”（清·李渔《奈何天·虑婚》）；“争奈那晁家的父子都有一件毛病，好的是学那汉高祖专一杀戮功臣”（清·西周生《醒世姻缘传》十五回）；“盖文字毛病，如春草渐生，旋划旋有”（宋·吴泳《鹤林集》三十二）等。到了近、现代，用于人身者似乎更为多见，而且儿化现象，也较前为多。

“毛病儿”一词的这种变化（即由指马毛方面的缺陷，进而扩大到指人或事物的缺陷），语言学上属于“词义演变”中的“词义扩大”现象。汉语之中并不罕见；任何民族语言发展过程中也都存在。

先有桌，先有椅？

《金瓶梅词话》（万历本）中，桌、椅之类都曾出现。除一般椅子之外，还有“太师椅”（五五回）、“东坡椅”（五九回）、“醉翁椅”（六七回）等名号；桌子的出现，更多些，一般都写成了“卓”字，如第三回的“抹得卓子干净”、“摆在房里卓子上”、“讨得一张半张桌面”等等。

《金》是部直录口语的小说，书中借字记音、率意假代的现

象司空见惯。“桌”写成“卓”，是否也属此类？如若我们略作考察，不难发现，情况并非如此：这正是使用的桌子的本字（“卓”）与本义。

椅、桌之在中国，并非“古已有之”。早期字书即有反映。《说文解字》中有“椅”而无“桌”。而“椅”字音、义，也不同于后代的“椅”。它解释说，“椅，梓也”，是种树木的名称，读 yī。《诗经·淇奥》的“其桐其椅，其实离离”、宋玉《高唐赋》的“双椅垂房”，汉、唐学者都将其中“椅”注为“桐类”或与桐“同类而异名”，根本没有后代坐具“椅”的含义。这是因为，汉代之前，中原地区的人们习惯于席地而坐，家中有“几”、有“案”，并无桌、椅。

汉代后期，北方少数民族的一种坐具——胡床传了进来，坐上远比席地而坐（实则是跪）舒服自在得多，而且行军打仗携带也很方便，因而颇受欢迎。当年曹操据胡床指挥作战、桓伊行军间隙据胡床“取笛三弄”，他们坐上这种“引进”坐具的风流倜傥之状，我们似可想见一斑。

然而，胡床（隋初改称“交床”），毕竟低矮，不宜久坐。渐渐人们将它增加了高度，加上了可倚的靠背，改制成新式的坐具——椅(yǐ)。其时约在唐代。五代时名画《韩熙载夜宴图》中，韩身旁一位客人所坐之物，正是这种早期的“椅”。不过，那时通常写作“倚”，而不用“椅”字。宋·黄朝英《靖康湘素杂记·倚卓》云：“今人用‘倚’、‘卓’字，多用‘木’旁。……‘倚’、‘卓’之字，虽不经见，以鄙意测之，盖人所倚者为‘倚’，卓之在前者为‘卓’。”可见，宋代才借用了古代的“椅”字，取代了“倚”字，成为这种坐具的文字符号的。并且，从此人们坐的时候，才彻底告别了席子，改为坐椅子。

“从胡床一变而为家庭用的椅子，椅子高了，就得有较高的桌子”（吴晗《古人的坐、跪、拜》），于是，为适应人们生活实

际需要的桌子就“应运”而生了。它最初写成了“卓”字，而且兼取“卓”字“高”的含义。宋代《广韵》收入“桌”字，释云：“与‘卓’同。”清代《吹网录》所释更加明白、肯定：“考‘卓’即‘桌’字。……当以‘卓’为正，宋初犹未误。”看看宋时著述，情况确乎如此。如，“推倒桌子”（宋·普济编《五灯会元·张九成》）、“金龙红倚、卓”（宋·赵与时《宾退录》卷一），等等。

《金》作者把“桌”写成“卓”，并非仓促写错，而正是用的宋代正确写法。此书崇祯之后的修改本、校改本，几乎都将“卓”字改为了“椅”字。读者看起来，似乎习惯了，顺眼了；但，若从此字演变史的角度着眼，则此举未必不是“画蛇添足”：桌子当初的本字（“卓”）与本义，被掩盖；同时，也难以通过其本来的写法（“卓”），给读者以其他方面的有益启示了（如此物产生的背景、时间等）。

从《红楼梦》的“香皂” 说到《金瓶梅》的“糖肥皂”

《红楼梦》中的灯谜，大多制作精巧，当然，猜起来也就颇费心思了。其第五十一回，锦心绣口的薛宝琴，竟用“怀古绝句”形式，作了十首诗谜，“内隐十物”。但，长于此道的宝钗、黛玉、宝玉、探春等，“猜了一回”，连一物也没猜中。

其第八首《马嵬怀古》，是这样写的：

寂寞脂痕渍汗光，温柔一旦付东洋。
只因遗得风流迹，此日衣衾尚有香。

这首以唐代杨贵妃被迫缢死马嵬坡的故事而制成的诗谜，只因《红楼梦》作者没有揭示谜底，致使二百多年来猜测纷纭，莫衷一是。

我赞同多数人的意见，认为其谜底是“肥皂”（或“香皂”）。这倒不是要把立场站到“多数人一边”的意思，而仅仅是因为谜底与谜面两相比照，简直是“若合符契”，再贴切不过。

也许有人会产生疑问：贾宝玉的时代，能有“肥（香）皂”吗？答案应该是十分肯定的。因为《红楼梦》中曾不止一次地使用过“香皂”一词（如，二一回；五八回），而且，早在明代小说《金瓶梅》中，就已出现过“茉莉花肥皂”（二七回）的名号。

“肥皂”尽管是“肥皂”，并且，以上所举，也都是作为“洗涤剂”来使用的，不过，它们并不能等同于现在所用的化学制品的肥皂，而只是咱们中国的“土”肥皂。

这种“土”肥皂，南宋时已见诸记载（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六）。它是以“肥皂荚”为原料制成的。

所谓“肥皂荚”，是一种结荚较短而粗肥的皂荚的名称，又简称为“肥皂”（《说文解字》：“肥，多肉也”），它是由荚的粗肥“多肉”而得名。关于这种皂荚的生长及被制作洗涤用“肥皂丸（团）”的情况，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载甚详：“肥皂荚生高山中，其树高大，叶如檀及皂荚叶，五、六月开白花，结荚长三、四寸，而肥厚多肉。内有黑子数颗，……采荚煮熟、捣烂，和白面及诸香作丸，澡身面去垢而膩润，胜于皂荚也。”

皂荚的清洁、洗涤功用，并不足奇，有的还可食用或药用。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木篇》云：“波斯皂荚出波斯国，……树长三、四丈，围四、五尺，叶似枸櫞而短小，经冬不凋，不花而实。其荚长二尺，中有隔，隔内各有一子，大如指头，赤色，至坚硬，中黑如墨。甜如飴，可噉，亦可药用。”《太平御览》卷九五九亦云：“《扶南传》曰：安息国出酢皂荚，可食，味最美。”波斯（伊朗

古名)、安息(伊朗高原古国名),汉武帝时即派使者与通往来,此种可食、可药用的皂荚树,可能于此时引种我国。清蒲松龄《药祟书》所载“治羊癫风”药方中可食的“肥皂子”,大约即此引种之皂荚树所结。

明代的时候,有人用这种能吃的肥皂荚为原料,制成甜美可口的食品——“糖肥皂”,在市面出售。这从《金瓶梅》(托言宋事,实为明事)六七回的有关描述中,可略略窥见一斑:

只见来安儿后边拿了几碟果食:一碟果馅饼,一碟顶皮酥……一碟黑黑的团儿,用橘叶裹着。伯爵拈将起来,闻着喷鼻香,吃到口,犹如饴蜜,细甜味美,不知甚物。西门庆道:“你猜?”伯爵道:“莫非是糖肥皂。”西门庆笑道:“糖肥皂那有这等好吃!”伯爵道:“待要说是梅苏丸,里面又有胡儿。”西门庆道:“狗材过来,我说与你罢,你做梦也梦不着:是昨日小价杭州船上稍来,名唤作衣梅。都是各样药料,用蜜炼制过,滚在杨梅上,外用薄荷、橘叶包裹,才有这般美味。每日清晨呷一枚在口内,生津补肺,去恶味,煞痰火,解酒剋食,比梅苏丸还妙。”

看来,应伯爵并未吃过“糖肥皂”,仅是听说而已,所以“猜”错了。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从西门庆解说“衣梅”的话中,还是可以推知“糖肥皂”的形状、制法、功用等方面的大致情况的。若这些方面与“衣梅”或“梅酥丸”相去甚远的话(特别是形、色、香、味方面,及其内有“胡(核)儿”的特点),西门庆岂不要嗤笑死他这“狗材”?

“艾窝窝”随想录

“只见他姑娘家使了小厮安童，盒子里跨着乡里来的四块黄米面枣儿糕，两块糖，几个艾窝窝……”这是《金瓶梅》第七回中的一段文字。

“黄米面枣儿糕”，“艾窝窝”！看到这诱人的食物名称，不由得动了我的思乡与“怀旧”之情。黄米面枣儿糕，是家乡的年节食品，刚出笼时金灿灿的，冒着热气，吃起来又松软，又香甜，香甜得简直能让你连舌头也一起咽下去。——那还是童年时候吃的，直到现在，我再也没有吃到过那极富家乡风味的黄米面枣儿糕了。

艾窝窝（一作“爱窝窝”），早就听说过的，它同“萨其马”一样，都是北京极富盛名的糕点。可是我得以品尝，那已是五十年代末的事情了。

那年冬天，我首次去北京。逛东四市场（现已改建为隆福大厦）时，见路南有家小吃店，招牌上赫然写着“风味小吃艾窝窝”几个大字。于是，我便加入了十来个人的购买者行列。快轮到我的时候，才看到艾窝窝的制作情况：一位女工将豆沙似的馅儿灵巧地包进一块小小的白面皮中，团成团儿，放进空盘子里。——这就是艾窝窝？怎么没有通常的窝窝头大，而且也没有捏成窝窝状呢？……“您这位要几个？”“六个——”我从诸种“窝窝”的比较中，回到现实中来，慌乱地回答。“给。”女工客气地把盛着六个艾窝窝的盘子递到我的手上。——难道要自己去蒸？问吧，怕人家笑话，干脆咱就来个“人家咋着咱咋着”吧：见前边那位顾客端着进了里间，我紧随其后，也跟